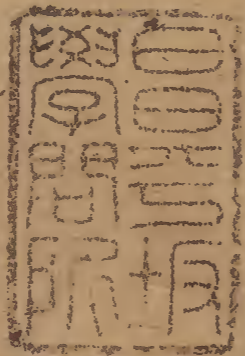


春秋五傳

十三下

廿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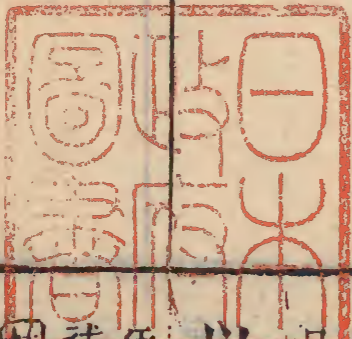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八	四	一	二
三	六	三	二
二	八	三	二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八	一	二
七	四	一	二
五	三	二	二
函	冊	冊	號
六	架	架	架
漢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412	
冊數	32 ( 24 )		
函號	275	54	



淺草文庫



左傳附錄四年春三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欲與

俱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音頤前年楚子已與鄭伯由江南故

復使椒舉如晉求諸侯困楚靈王欲專會諸侯使椒舉往晉求之二君

待之困二君鄭許也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

日往賜盟于宋宋盟在襄二十七年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

以歲之不易去聲不易言有難也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困欲得諸

侯謀事補闕使舉請開音開使舉交問君若苟無四方之虞

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願借君之威寵以致諸侯晉侯欲

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

以厚其毒。逞快也。厚甚也。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

能保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相助也。不可與爭。

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增修晉德以若歸於

德。楚君若終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若適淫虐。若

歸於楚將棄之。困雖國人猶叛吾又誰與爭。其誰

乎。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殆危也。言晉有

誰與我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去音。困表裏山河是國

多馬也。齊楚多篡弑之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無

不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言恃

三危也。困東嶽岱山在兗州西嶽華山在雍州

三塗也。困山名太行轅轅嶺陽城。山名在陽夫室

困在河南陽城縣西荆山。困在新城中南。終南山

平武功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困此數者是天下

夫豈一姓無冀之北土。燕代馬之所生。無與國焉。

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

修德音以享神人。困京通也。幽則德通不聞其務

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不可虞度或多難。

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

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仲孫

即公孫無知。事在莊九年。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

主。利里克不鄭。事在僖九年。衛邢無難。敵亦喪之。閔二年狄滅衛。僖二十五年

年衛滅邢。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

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

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利殷以不德而隕滅。周以

有德而興。盛興亡惟在於德。豈在爭諸侯哉。乃許楚使叔向對曰。寡

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利言不得自往。前楚謙辭。

也。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何須遣使來言。椒舉遂請昏。

蓋楚子遣舉時。兼使求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利子產簡公在楚故時從鄭

楚子周之。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

安。不在諸侯。安於少小。不能遂圖。其大夫多求也。求貪。莫匡其

君。在宋之盟。又曰。如。晉楚同也。若不許君。將焉用之。

焉用。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

之歡。不畏大國。大國。晉也。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

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偏於齊。而親於晉。唯是

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利言楚威力所及。誰敢不來。

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道于人。不

可。困遲快也求人以快已意人必違之與人同欲盡濟。與人同欲則人無不從也

杜為下會申傳

春王正月大雨雹。封。公穀作雲。

**左傳**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禦止也申

豐魯大夫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

北陸而藏冰。陸道也謂夏十二月周二月日在虛危北方宿道其時冰堅而收藏之

西陸朝覲而出之。謂夏三月周五月日在昴畢西方宿道則出冰而用之朝覲謂

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也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

是乎取之。困深山窮谷冰之所積固陰沍寒陽之所鬱困同牢也沍閉也必取積陰之冰

所以達導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早

乎用之。困朝廷之臣食祿在位者公私有事皆得用冰不獨共君之用。共音供其藏

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困黑牡黑牲也秬黍黑黍也司寒玄冥也北方

之神故物皆用黑有事于冰故祭其神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

災。困桃弧棘箭所以禳除凶災將御至尊故也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

冰皆助焉。困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皆得受冰大夫命婦

喪浴用冰。困命婦大夫妻也困天時向熱則喪浴皆用冰祭寒而藏之。日

北陸享司獻羔而啓之。二月春分獻羔祭非始開冰室公始用之

公先用冰火出而畢賦。困火星昏克東方謂三月四月中乃盡頒賦當受冰

者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老致仕在家者山人

取之。縣人傳之。山八虞官縣人隧屬與人納之。隸人藏之。隸與

皆賤。夫冰以風壯。因北風寒而堅則取藏之而以風出。順春風

則出。其藏之也周。周密其用之也徧。及老疾也則冬無

愆陽。愆愆過也夏無伏陰。夏不寒春無淒風。淒寒也

風。秋無苦雨。秋無淫雨雷出不震。震露無雷

為癘疾不降。癘癘惡氣也天民不夭札。夭折為天

為今藏川池之冰弃而不用。天今于不藏深山窮

賦於臣君川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越散也

暴疾飄物為炙雷不徐緩而震擊動物為害困言陰陽失序雷風為害。雹之為災誰

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困七月詩幽風

二之口鑿冰冲冲謂十二月鑿而取之。三之口納

于凌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非謂二月春

分蚤開冰室以薦宗廟。

**胡傳**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

象當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

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中書者季氏之

幸也不肯端言其事故暴揚於朝歸咎藏冰之室

夫山谷之冰藏之也周用之也徧亦古者本末備

舉燮調之一事耳謂能使四時無愆伏淒苦之變

雷出不震無災霜雹則亦誣矣意者昭公遇災而

懼以禮為闕行其政令無失其民雹之災也庶可

將能乎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

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困楚靈王始合諸侯

始此以楚莊之賢辰陵之盟從之者陳鄭焉耳申之會合十有二國楚之得志于中國未有盛于此

也時

**左傳**夏諸侯如楚會衛曹邾不會曹邾自以為難

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如子產言鄭伯先待于申。自楚

先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于楚子

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困諸侯依歸無常惟

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

啓有鈞臺之享。困啓禹子也。享諸侯於鈞臺。商湯有景亳之命

湯商元君命。諸侯於景亳。周武有孟津之誓。將伐紂作泰誓。成有政陽

之蒐。周成王歸自奄大蒐岐山之陽。康有鄴宮之朝。康王明諸侯於聖臺。穆

有塗山之會。穆王會諸侯於塗山。齊桓有召陵之師。在僖四年。晉

文有踐土之盟。在僖二十八年。君其何用。君謂靈王當於六王二公之事

擇用何禮。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

選擇所用。王曰。吾用齊桓。用會召陵之禮。王使問禮於左師與

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言所聞議

示所未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杜其禮六儀也宋公爵故獻公禮子產

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音恭鄭

伯曾故獻伯子男會公之禮蓋其禮同其所從言異也君子謂合左師善守

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去声規

二子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

焉又何以規。左師子產所獻六禮楚未嘗行故不能規宋太子佐後

至王出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杜請王辭謝令其回

家王使往曰獨有宗祧之事於武城。杜屬適也言為宗廟祭祀

之故而用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杜恨其後至故言將因會

諸侯布幣乃相見經并書宋太子徐子吳出也以

為貳焉故執諸中。杜言楚子以疑罪執諸侯楚子示諸侯侈杜

奢侈以示諸侯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杜六王啓湯武成康穆也二公

齊稱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

為仍之會有緝叛之。杜仍緝皆國名商紂為黎之蒐東夷

叛之。杜黎東夷國名周幽為太室之盟成狄叛之。大室中

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

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

汰而悞汰侈也不過十年。杜十數之小成也王侈而狠以拒諫故



知其不能  
過十年  
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

後棄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惡積怨深而後人叛棄之善亦如之德遠而後

興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故亦如惡久而後遠困為十三年楚弑其君傳

**胡傳**申之會楚子為主而不殊淮夷是在會之諸

侯於晉晉入許之中國從之執徐子圍朱方遷賴

於鄆城竟莫校畏其強盛則口晉楚唯天所相不

可與爭滅陳不能救則曰陳亡而楚克有之天道

也滅蔡而不能救則曰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

降之罰也至使窮兇極惡師潰於訾梁身竄於棘

里而縊于申亥人不致討而天自討之是責命于

天而以人事為無益而弗為也而可乎弑君之賊

在春秋時有臣子討之則猶人殺州吁是也有四

鄰討之則蔡人殺陳佗是也臣子不能討之於內

四鄰不能討之於外有與之會以定其位則齊侯

及魯宣公會于平州是也有受其賂以免于討則

晉侯及諸國會于扈是也然至此極矣則未有不

以為賊而又推為盟主相與朝事之以聽順其所

為而不敢忤者也故申之會不殊淮夷者以在會

諸侯皆為夷狄之行皆王法之所當斥而不使夏

變於夷之意也或曰晉叔向鄭子產宋向戌皆諸

侯之良也謀其國至變於夷而不校何哉聖人以

年一

楚人執徐子林書執徐子危會申之諸侯也

昭公四年

四十九

春秋左傳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

吳杜因申會以伐吳不言諸侯者鄭徐勝小邾宋不在故也胡國名汝陰縣西北有胡城

**左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

經所以更敘諸侯也時晉之屬國皆歸獨言二國者鄭伯久於楚宋太子不得時見故慰遣之宋

華費遂鄭大夫從杜從伐吳以答見慰

執齊慶封殺之杜楚子欲行霸為齊討慶封故稱齊

**左傳**使屈申圍朱方朱方吳邑齊慶封所封也屈申屈蕩之子八月甲

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杜慶封以襄二十八年奔吳八月無

甲中日誤杜楚假大義為齊討慶封故盡滅慶氏之族將戮慶封將戮慶封之罪而加

焉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言已無瑕疵者方可戮人之罪

暗喻靈王篡弑得國懷惡而討恐其雖死不服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逆命謂性不恭順也

其肯從於戮乎其肯默然而受戮乎播於諸侯焉用

之播揚也設若慶封出言不遜是自播揚其惡聲於諸侯將安用之王弗聽不從

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杜使慶封負斧鉞示諸侯以為戒使言曰

令自聲罪以徇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

夫杜齊崔杼弑君慶封之黨也故以弑君之罪責之杜襄二十五年盟于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

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

麋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惡其聲已之罪播於諸侯故也

執齊慶封殺之

**公羊**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

何為齊誅也故繫其為齊誅奈

何慶封走之吳封以襄公二十八年奔魯因而

之吳封之與防然則曷為不言

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慶封之

罪何脅齊君而亂齊國也

**穀梁**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

慶封封乎吳鍾離非國故不言入其不

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杜

之人雖封猶未封以義不得封也故但書伐吳慶封其

以齊氏何也為齊討也罪在齊故繫之

齊以正其罪靈王使人以慶封合於

軍中曰令狗之使為戒也有若齊慶封

弑其君者乎計與崔杼共弑莊公光慶封

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止合者之言暫

輟聽已亦以為狗之言曰有若楚公子圍

弑其兄之子而代之以為君者乎

軍人粲然皆笑粲然盛笑貌慶封弑

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

慶封不為靈王服也不與楚討

也靈王不得討罪故無罪其弑君之詞春秋之義

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

治亂也不與楚討之証孔子曰懷惡而

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慶封不為

靈王服之証

遂滅厲

穀梁遂繼事也

九月取鄆

公羊其言取之何滅之也滅之

則其言取之何內大惡諱也

春秋左傳 四年

遂滅賴賴小國公殺作厲

左傳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祖與櫬從

之造於中軍櫬賴子爵縛手於後而露其面故曰面縛手反縛故口銜璧以為贄士祖

衣而擗棺以從賴子之後示將歸死王問諸椒舉

對曰成王克許在僖六年許僖公如是土親釋其縛受

其璧焚其櫬王從之王從舉言遷賴於鄆杜鄆楚邑楚子欲

遷許於賴使鬬韋調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許城

也韋龜子文之女孫中無字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

而來命代國而克滅城竟莫按城賴杜築城於外竟諸侯無與爭

王心不違兩王之欲心莫有違者民其居乎杜民將有未

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九月取鄆杜鄆莒邑傳例曰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左傳九月取鄆言易也昔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鄆

鄆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杜著丘

也不書奔者潰散而來將帥微也重發例者以通叛而自來

左傳附錄鄭子產作丘賦九夫為井十六井為丘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

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田賦在哀十一年杜謗曰其父死

於路杜謂子國為已為蠆尾杜謂子產作丘賦毒害百姓如蜂蠆之尾

卷之十三 昭公四年

五

能整以合於國。國將若之何。重賦於民。民將不堪。子寬以告。

困子寬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雖遇死生之變。

鄭大夫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猶常用之。

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度法也。困所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成其功績。

民心不可使之逞快。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

困此逸詩也。子產自以為為權制濟國於禮義無愆，過雖有謗言不足恤也。吾不遷矣。困

也。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困渾罕子寬也。困國氏子產以父字為氏也。言

其斂怨於民，其族必先亡也。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困涼薄也。言君

子作法，什一取民，斂從其薄，其流敝猶至於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今

產立法而作丘賦，斂從其厚，其流敝將無如之何者？姬在列者。列為諸侯者。蔡及

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蔡偪楚，曹滕偪宋。又無禮以為之本。鄭先

衛亡偪而無法。鄭偪於晉楚而無法以為之備。政不率法。不循先代之法。

而制於心。而以私心權制。民各有心。民心不一，必不服也。何上之有？

何以久於民上乎？困子產其時救急渾罕譏之正道。○冬，吳伐楚，入棘櫟麻。

困棘櫟麻三邑皆楚東鄙。以報朱方之役。困朱方役在此年秋。楚沈尹射

奔命於夏汭。困夏汭，漢水曲入江，今夏口也。吳兵在東北，楚盛兵在東南，以絕其後。

箴尹宜咎，城鍾離。困立咎，本陳大夫。遠啓疆城，巢襄二十四年奔楚。

然丹城州來。困然丹，鄭穆公孫。襄十九年奔楚。東國水不可以城。

困東國愜之故國時大木不可與城築之役 彭生罷賴之師困彭生楚大夫罷以

幸龜城賴之師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約卒

**左傳**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庚宗魯地穆子叔孫約也成十六年

子叔聲伯使穆子請逆于晉師穆子問晉將討喬如乃避其難而先奔齊至于庚宗遇婦人

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問河故告之故告以避難之故

哭而送之困婦人悻非其罪哭而送之適齊娶于國氏困國氏齊正卿

生孟丙仲壬夢天墜已弗勝困穆子夢天墜以歷已而已力不能

勝頤而見人黑而上饑困色黑而目上饑深目而甚之困

深而其口象猪困豨猪也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且而皆召其

徒無之困穆子夜夢既且悉召其徒從而視之無有相貌與夢中所號曰牛相似者且

曰志之困志識也及宣伯奔齊困宣伯即僑如穆子之兄成十六年逐於魯而

奔饋之穆子饋餉宣伯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先子宣伯先人將

存吾宗必召汝召汝何如對曰願之久矣困兄弟始為亂已

則有今日之願矣蓋忿言也魯人召之不告而歸不告僑如而歸既立

困在齊生孟丙仲壬魯召之立為卿襄二年始見經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

雉以雉獻於穆子問其姓困問有子否女對曰余子長

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困襄二年牛生五六歲矣召而見之則所

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試號其名曰牛。以驗所夢。曰唯皆召。

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豎小臣也。傳言從夢未必吉。有寵。穆子以

牛應夢故。上声下同。長使為政。及長使為家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

杜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杜國

也。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子孟丙也。田於丘薮。音山

林穆子田獵。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豎

欲亂叔孫之。上声下同。強與孟盟不可。欲使孟從已孟不肯。叔孫為孟

鐘。林叔孫為其。曰爾未際。杜際接也。謂孟未與諸大夫相接也。饗夫

夫以落之。以豕猪血。饗鐘曰落。既具。使豎牛請日。豎牛

於穆子入。弗請。杜謂白也。杜豎牛既請饗日。入不請告於叔孫。出命之日。詐

日及賓至。聞鐘聲。林叔孫不知享賓。聞鐘聲而怪之。牛曰孟有北

婦人之客。杜北婦人國姜也。客謂公孫明。林豎牛

鐘以怒將。穆子將牛止之。杜往則孟之罪自賓出。

賓饗。使拘而殺諸外。杜殺孟丙。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

與公御萊書觀於公。杜萊書公御士名。仲私與之遊觀於公宮。公與之

環。賜仲使牛入示之。林仲壬使豎牛以入不示。不

叔出命佩之。命仲牛謂叔孫見仲而何。杜而

曰何為。杜怪曰不見既自見矣。杜言仲已自往見公。公與之

環而佩之矣。遂逐之。逐仲奔齊疾急。命召仲。命牛召仲於齊

人窮反本。天性然也。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戈。

杜洩叔孫氏宰牛不食叔孫叔孫怒欲使杜洩殺之故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

又何去焉？杜言求食可得何必去豎牛。蓋杜洩不知牛之奸故云然。豎牛曰：夫

子疾病，不欲見人，使真饋于个而退。杜真置也。个東西廂也。

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寫器令空示若叔孫已食命撤去之。十二月癸

丑，叔孫不食。乙卯卒。三日絕糧。牛立昭子而相之。昭子

庶子叔孫姑也。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

遺。昭子叔仲帶也。南遺季氏家臣。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憎洩不與

已謂志故。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杜路王所賜叔孫車。南遺謂

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

以葬，不亦左乎？杜冢上也。冢卿謂季孫介次也。介卿謂叔孫左不便也。受牛之賂故

為此言。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杜舍置也。不可曰：夫子受

命於朝而聘於王。杜在襄二十四年。夫子謂叔孫。王思舊勳而賜

之路。念其先人感其有禮。復命而致之君。杜豹不敢自乘。君不敢逆

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

杜謂季孫也。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杜謂叔孫書名定位號也。服車服

之器工。孟孫為司空，以書勳。杜勳功也。今死而弗以也。

春秋五傳 四年

昭公四年

五十五

會文堂

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困書名書

服書勳皆在公府而弗用是廢三官之所書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

以將焉用之侃侃而談炳如日星凜若風霜乃使以葬季孫謀去

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詐叔孫以媚季孫也

甲景王五年晉平二十一齊景十一衛襄七蔡靈六子八年鄭簡二十九曹武十八陳哀三十二杞

文十三宋平三十九秦景四十卒楚靈四吳夷昧七

春王正月舍中軍杜襄十一年始立中軍至是舍之

左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單公室也罷中軍季孫稱左師

孟氏稱右師叔孫氏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

孫不欲親其議勅二家會諸大夫發毀置之計又取其令名初作中軍三分公

室而各有其一三家各有一軍家屬季氏盡征之困無所入於公叔

孫氏臣其子弟困以父足歸公孟氏取其半焉困復其子弟之半歸

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分二子各

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國人盡屬三家三家隨時獻公而已以書使

杜洩告於殯困告叔孫之極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

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閔詛諸

五父之衢音甫皆在襄十一年受其書而投之困投擲也困受季孫之書而投

棄之不困痛叔孫帥士而哭之之見誣叔仲子謂季孫曰

五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

公羊舍中軍者何復古也猶穀梁所

謂復然則曷為不言三卿襄十一年

傳曰三軍者何三卿也五亦有中三

亦有中此一句解襄十一年不曰益中軍而曰作三軍

之意蓋以五亦有中三亦有中不知何中也故曰作三軍以魯

舊上下軍則益中軍無疑也今康上書作三軍不言中故此言

舍中軍則襄十一年益三之中自明也

穀梁貴復正也魯次國舊二軍襄十一年立三

軍今毀之故曰復正



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

白西門杜不以壽終為鮮季孫命杜洩命使從杜

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從生時朝吾子為國政未

改禮而又遷之杜吾子謂季孫為魯國之政羣臣

懼死不敢自也自從既葬而行杜善杜洩能避禍

絕仲至自齊杜仲壬聞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

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

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攻仲壬也魯

氏之虛作百下司空射之中目而死敗之妙豎牛取東

鄙三十邑以與南遺牛取叔孫昭子即位朝其家

眾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杜使亂大和順殺

適立庶音嫡又披其邑將以赦罪杜披析也

以賂南遺主而立已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

之子孟丙仲殺諸塞閔之外杜齊魯投其首于寧

風之棘上寧風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

也杜不以牛立已為功勞能周任有言曰為政者

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杜

大雅抑之篇覺直也有正去吉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

直之德行則天下順之昭公五年會文堂

周易筮之。莊叔穆子遇明夷三三。離下坤。父得臣也。遇明夷三三。上明夷。之謙三。

三。艮下坤上謙明。以示卜楚丘。楚丘卜。曰是將行。人姓名。曰是將行。

言豹主。而歸為子祀。歸而奉。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子祭祀。

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杜離為日明入。日之數十。甲。地中故為夷傷。

至故有十時亦當十位。杜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且為卿雞鳴為士夜半為。

皂人定為輿黃昏為隸日入。自王已下其二為公。為僚哺時為僕日昃為臺。

其三為卿。困王天子也。天子至尊故居盛位公諸。侯降於天子故其位居於第二卿大夫。

又降於諸侯故。日上其中。困日中盛明。食日為二。其位居於第三。改以當王。

公位且日為三。獅。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且乎。融。位。

明也離在坤下日在地中之象又變為謙謙道。卑退故日明而未融日明未融故曰其當且乎。故。

曰為子祀。杜莊叔卿也。卜豹。日之謙當鳥故曰明。為卿故知為子祀。

夷于飛。困離為日為鳥離變為謙日光。明而未融。不足故當鳥鳥飛行故曰于飛。

故曰垂其翼。於日為未融。象曰之動。困日動物也。於鳥為垂翼。雖有夷傷其。

動不與君。故曰君子于行。困明夷初九得位有應。君子象也在明傷之世。

居謙下之位故。當三在且故曰三日不食。困且位。將避難而行。在三又。

非食時故曰。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焚山山敗。三日不食。

困離屬南方故為火離變為艮為火。於人為言。焚山火焚山則草木焦枯山敗可知。良。

為敗言為讒。困為離所。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焚故言敗。

必讒也。杜離憂為良故言有所往往而見燒故主人有言言而見敗故必讒言。純離

為牛。易離上離下離畜牝牛吉故言純離為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

曰其名曰牛。杜離焚可則離勝譬世亂則讒勝山焚則離獨存故知名牛也豎牛非牝

牛故謙不足飛不翔。杜謙道卑退故飛不高翔。垂不峻翼不廣

峻高也下垂其翼故不能廣遠故曰其為子後乎。不遠翔故知不遠去。吾子

亞卿也抑少不終。杜且口正卿之位莊叔父子世為亞卿位不足以終盡卦休蓋

引而致之

胡傳。按左氏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

擇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然則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

悉歸于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小序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齊薨于乾侯公無政必

至之理也巳則不臣三綱淪斲南蒯叛陽虎專季

斯囚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免乎書曰舍中軍

微詞以著其罪也。舍音捨釋二年陽虎專季斯囚事見左傳定公五年

楚殺其大夫屈申。杜書名罪之

左傳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造生以屈生

為莫敖。生屈建子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林子蕩過

鄭鄭伯勞子蕩于汜勞屈生于菟氏。林汜菟氏皆鄭地所以別

勞二使者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

盡敬也。

于邦丘。杜傳言楚強諸侯畏敬其使

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杜即位而往見自郊勞至于贈賄。杜往有郊勞去下同勞去有贈

賄無失禮。揖讓之禮晉侯謂女叔齊曰。杜女叔齊即司馬侯魯侯

不亦善于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

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

可謂禮。杜言揖讓進退是儀文也不可謂之禮終禮所以守其國。行其

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杜不能取也不能取也。

有子家羈弗能用也。杜羈莊公玄孫懿伯也。杜此言昭公不知禮無以守其國

家。好大國之盟。好犯元年會競之盟陵虐小國。杜謂伐苦取鄭利人

之難。謂往年苦亂而取鄭不知其私。杜不自知有私難。杜此言昭公不知禮無以行

其政。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他謂三家也。言魯君與民無異思莫在

公。不圖其終。杜羣臣思慮無在君者皆不為公謀其終始。杜此言昭公不知禮不能有人

其民。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不知恤其所愛禮之本

未將於此乎。在恤民與憂國而屑屑焉習儀以亟。不知禮之

本末而屑屑然急於習儀而已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

於是乎知禮。杜時晉侯亦失政叔齊以此諷諫

**左傳附錄**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

子太叔勞諸索氏音法去声 困河南城皋縣 東有大索城大叔謂叔向曰

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

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

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困事雖已終 皆可復行從

而不失儀困從 順也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

舊法困道先王訓辭以通其意 考之以先王 困考 先王

成其好困禮以入 勢以行其事度之以二國困度晉楚之雖汰侈若我何

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

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

關困用韓起 使守門以羊舌肸為司宮困閭叔向 使為宮長是以辱

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遠啓疆曰可反言 以激

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况恥

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困朝 聘之

禮皆以珪為信上公圭九寸聘圭八寸侯伯圭七

寸聘圭六寸子男琮璧五寸聘璧四寸臣降於君

一等也享覯有璋按禮大夫象來日覯寡來日聘享 覯有璋言土君設酒食以享覯聘

之賓執璋以行禮也小有述職困諸侯適天子日述職 述所治國之功職也大有

巡功困天子適諸侯日巡守 巡所守國之功績也設機而不倚爵盈而

不飲困聘義日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 事日幾申而後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

故設饗而不倚酒清人渴而不飲飲肉乾人飢而不敢食故爵盈而不飲杜機所以憑坐朝聘之禮

有設去聲宴有好貨主君宴賓以貨財為恩殯有陪鼎音孫

杜機厚殷勤鍾云陪鼎似是看棹杜賓至人有郊勞逆勞之

於出有贈賄杜去則贈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

道也失朝聘宴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杜僖二十八年

城晉無楚備特勝而不備楚杜宣十二年邲之

役楚無晉備特勝而不備晉以敗於邲杜成十六年晉自

邲以來晉不失備不恃勝而有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

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不能報邲之既獲

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言何以誰其

重此其結怨無若有其人恥之可也有賢人以敵

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可謂求

諸侯而麋至杜麋求昏而薦女杜薦君親送之晉

公親送女杜起及上大夫杜致之猶欲恥之君

其亦有備矣判吾君不然若其奈何奈何韓起之

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杜五卿位在韓起

佐也成趙武子吳荀偃子舒杜皆三軍之將

魏絳子鞅范甸子盈智罃子杜羊舌肸之下祁午張

也。言非凡人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去。韓襄無忌

子也韓須起之門子可任出使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

也。韓賦七邑。箕襄邢帶二人韓氏族叔禽叔椒子羽三人皆起庶子自韓襄至子羽

凡七人人皆成縣也。成縣賦百乘羊舌四族皆彊家也。

銅鞮、伯華、叔何、叔魚、叔虎、兄弟四人。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

五卿趙成以下八大夫祁午輔韓須、楊石。以下叔向食采於楊故曰楊石

叔向子因其十家九縣。韓氏七羊舌氏四而言十家舉大數也羊舌四家

共二縣故長轂七百。長轂戎車也每縣百乘其餘四十縣遺

守四千。討遺守國者尚有四千乘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

謀之。伯華叔中行伯魏舒帥之行吳其蔑不濟

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今君將愛如親以為仇怨刑辱

二使以名寇讐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徒使楚之羣臣往遺

晉之晉之以達君心。何不可之有。困反說何有不可也王

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謝遠厚為韓子禮王欲

赦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王之所問叔向無不知者所不知絕句

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圍。圍鄭地名辭不敢見禮

也。奉君命出使未反故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自為晏逆也

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公羊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

無大夫莒微大夫名姓不登于史策此何以

書重地也故名其人其言及防茲來

奔何據漆問丘不言及不以私邑累公

邑也公邑若邑也私邑臣邑也累次也義不可使臣邑與

言及以絕之

穀梁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

言出故及防茲以大及小也

莒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其

地來也以地來則何以書也重

地也竊地之罪重故不得不錄其人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潰泉

公羊潰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

何潰泉也蓋戰而潰為異也不傳異者外異不書

穀梁狄人謂潰泉失台號從中

春秋左傳卷之十三

也世謂授子產政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婁防茲俱莒邑

左傳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

書尊地也杜尊重也重地故書其人

胡傳邾莒之大夫名姓不登於史策微也牟夷莒大夫曷為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

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矣其書來奔是

接我以利而我入其利兩譏之也為國以義不以

利如以利則上下交征而國必危矣為己以義不

以利如以利則患得患失亦無所不至矣春秋于

三叛人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為後也

也邑而言及者公羊所謂不以私邑累公邑是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左傳晉人愬於晉杜愬魯受牟夷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

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情

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音閉

以師討焉杜高暇也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蚡公作潰教作蚡蚡蚡泉魯地

左傳莒人來討討受牟夷不設備杜莒人不設戊辰叔

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音陳嫌君臣異故重發例

秦伯卒杜無傳不書名未同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越

昭公五年

六十四



國名從主人。竟泉狄曰失台令經文不曰失台而

日竟泉者地名及物類當從中國言之若人名則從其本俗言也

之

秦伯卒

公羊何以不名。據諸侯名秦者夷也

匿嫡之名也。嫡子生以不名令于四境擇勇猛者

而立其名何。據秦伯娶稻名嫡得之也

獨娶稻以嫡得立之

始見經而常壽過得稱人越驟強也通吳以疲楚者晉謀之失也通越以困吳者楚謀之失也

左傳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

麻之役。役在四年 遠射以繁揚之師會于夏汭。遠射音石楚大夫

會楚子。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楚瑣于夏汭

聞吳師出遠啓疆帥師從之。從吳師也 遽不設備吳人

敗諸鵲岸。廬江舒縣有鵲尾渚 楚子以明至于羅汭。羅水也

名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犒勞楚師 楚人執之將以豐

鼓。將殺之而取其血以塗鼓 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

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守國之龜

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

備尚克知之。言我急使人往勞楚師以觀楚王忿怒之緩急如何而為戰守之備庶

幾能預知其意否 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龜上龜命龜之辭止此

此已下蹶君若驪焉好逆使臣滋敝也休息。休息由自言

而忘其死。忘其死生之禍 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焉怒

粗焉盛也 今君乃奮虐執使臣將以豐鼓則吳

知所備也敝邑雖羸。羸弱也 若早脩完。修完其可以

息師。過楚之師 難易有備。度事勢之難易而有其備 可謂吉矣且吳

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豐龜而敝邑知備

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疆其何事不卜

無事 下卜一臧一否音或吉或凶亦其誰能當之不可城

濮之兆其報在邲如戰城濮楚得吉卜而敗其效在邲城濮在僖二十八年邲在

宣十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今此犒師之行卜得吉兆吳不忘楚當行

報志如邲之報城乃弗殺楚師濟于羅洧沈尹赤

會楚子沈尹赤次于萊山音石下同薳射帥繁揚之師先入

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有懷汝吳不可入有楚

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杜觀是行也吳早設備楚

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

吳楚之疆待命于雪並禮也杜善有備

胡傳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何也吳以朱方處齊慶封而富于其舊崇惡也楚圍宋方執

齊慶封殺之討罪也吳不顧義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狄道也楚于是以諸侯伐吳則比吳為善

而師亦有名其從之者進而稱人可也或者以詞為主而謂不可云沈子徐越伐吳故特稱人誤矣

以不可為文詞而進人子越一字獲貶義安在乎且吳楚徐越雖比于夷狄而劉敞以為其實不同

吳太伯之後也楚祝融之後也徐伯益之後也越大禹之後也其上世皆為元德顯功通于周室與

中國冠帶之君無以異徐始稱王楚後稱王吳越因遂稱王王非諸侯所當稱也故春秋比諸夷狄

雖然猶不欲絕其類是以上不使與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推之可遠引之可來此聖人慎絕人

亦春秋之意也

六年

左傳附錄 秦后子復歸於秦 魏元年 景公卒故也

終五稔之言

乙景王六年。晉平二十二齊景十二衛襄八蔡靈七

丑九年。鄭簡三十曹武十九陳哀三十三杞文十四卒宋平四十春哀公元年楚靈五吳夷昧八

春王正月祀伯益姑卒 魏再同盟 魏文公卒弟平公郁釐立

左傳六年春王正月祀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 魯

怨祀因晉取其田而今不廢喪紀故曰禮也

葬秦景公 秦始書葬

左傳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 魏合先王弔大夫送葬之禮

左傳附錄三月鄭人鑄刑書 魏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 林西仲

曰列其罪之條歟為刑之輕重治鑄成書以垂永久欲使民不敢犯官不能私也 叔向使

詔于產書曰 杜詔遺也 始吾有虞於子 虞度也言度于產以為法今

則已矣 杜已止也 昔先王議事以制 四字出周官 不為刑辟

懼民之有爭心也 杜就事之大小而議制其刑不豫設為刑法恐其執書與上爭

罪猶不可禁禦 然猶不能止其犯罪 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

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 杜所以防閑以義使其宜糾

舉以政使莫不正施行以禮使莫不敬謹守以信使莫不實養之以仁使莫不懷林西仲曰皆自立其德以身

為型者 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

淫以賞罪從懼其未也猶恐有未盡處故誨之以忠釋其偽

聳之以行動以六行之善課其實教之以務防其泛使之以和

化其乖去其慢涖之以彊施之於事為涖○扶其弱斷之

以剛振其柔○皆成民之德使進於善者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

上公卿也忠信之長為民之長慈惠之師為民之師以教

之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禮義禍亂無自而

生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知有定法上不能有其權所以不畏並有

爭心爭罪輕重以徵於書執書為據而微幸以成之杜微幸以成其

偽弗可為矣如此則有罪者或至幸免無罪者或墮刑文民不可得而治也夏

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杜夏商之亂乃因禹

湯時所斷獄制為刑書言不能議事以制周有亂政而作九刑杜周衰亦為刑

書謂之九刑林西仲曰唐虞止有五刑木預定何罪當用何刑三代因之禹刑湯刑之作不見於經

惟呂刑載五刑之屬三千則預定有條例矣道秦漢之後條例益詳故曰前王謂之律後王謂之命

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三代刑辟之書皆不起於始盛之世今吾子相大

鄭國作封洫杜在襄三十年立謗政作丘賦音三制參辟鑄刑

書用三代之未流而鑄刑書于鼎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

刑文王之德曰靖四方西詩周頌我將篇言泂文王之德以為儀式故能日

有安靖四方之功刑泂也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杜詩大雅文王篇言

以文主作儀法故能言若昔師文如是。何辟之有。王民將自靖

何用刑有書則民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知有可爭

之端將棄而犯罪未以喻網錐刀之未將盡爭之困錐刀之

執刑書以為據訟無了日罪無所不爭或富者亂獄滋豐或以賄

賂交致人罪或以民不忌上賄賂幸脫刑辟禍亂並生終子之世鄭其敗乎

而國困敗昏聞之國將亡必多制改法其此之謂乎復

書曰復報若吾子之言誠如吾僑不才不能及子子所云

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困謙言無才

子孫慮姑以救當世之弊耳雖不能奉不能為後世士文伯曰

火見鄭其火乎火心星也周火未出而作火以鑄

刑器刑器藏爭辟焉藏爭罪火如象之不火何為

出而用火必相感而致災

夏季孫宿如晉

左傳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謝前年受年晉侯

享之有加籩籩豆之數多于常禮孫武子退使行

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貺

也賜得貺不過三獻杜周禮大今豆有加下臣弗堪

林下臣季武子自謂杜懼以不無乃戾也堪為罪韓宣子

下火五事五年

昭公六年

季九

曰寡君以為驩也。困以加禮對曰寡君猶未敢。未敢

富此况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賜固請徹加而後

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去吉寡好之貨

葬祀文公。無傳

宋華合比出奔衛。困合比事君不以道

左傳宋寺人柳有寵。杜柳寺人名太子佐惡之華

合比曰我殺之。杜欲以求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

杜掘地為坎用牲埋盟書詐為而告公曰合比將

納亡人之族。杜亡人華臣也既盟于北郭矣公使

視之有焉遂遂華合比合比奔衛于是華亥欲代

右師。困亥合比弟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

之久矣。杜聞合比欲公使代之。代合比音更見於左師

困左師而戍也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夫謂女喪而宗室於

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困言合比與汝同宗汝忍

不薄且何有於他人出乎爾詩曰宗子維城母俾

城壞母獨斯畏。困詩大雅板之篇林言宗子之固

壞無扞蔽而孤居禍女其畏哉。杜為二十年

至莫禦斯可畏耳。華亥出奔傳

胡傳左氏曰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

七十

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遂  
 合比於是華亥欲代為右師乃與柳比從為之徵  
 公使代之宋公寵信閹寺殺世適堙而父子之思  
 絕遂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能取國亡家  
 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秦信恭顯十常侍以  
 亡漢寵王守澄山合彼以亡唐而不知鑒覆車之  
 轍者不亦悲夫凡此（罪已）宋公寵信閹寺殺世適  
 類直書而義自見矣（罪已）班事見左傳襄公二十  
 六年任趙高以亡秦史記李斯傳始皇出遊會稽  
 宦者趙高為中軍府令兼行符璽事始皇至沙丘  
 病甚賜長子扶蘇書未授使者崩趙高秘不發喪  
 謂公子胡亥曰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  
 耳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高與李斯謀斯  
 不可強之乃相詐為詔立胡亥為二世皇帝殺二  
 世嚴法峻刑誅罰日益深刻陳涉等作亂及沛公  
 屠武關高懼弑二世於望夷宮立子嬰為王嬰刺  
 殺高遂降漢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前漢書石顯  
 傳宣帝任宦者弘恭為中書令顯為僕射元帝時

恭死顯代為中書令委以政事蕭望之以顯專權  
 言罷中書宦者被譖自殺自是姦邪並進卒移漢  
 祚後漢書宦者傳明帝以後置十常侍十人相帝  
 時竇憲專權帝用眾宦謀誅憲遂逼官卿之位其  
 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騰養子嵩  
 位至大尉嵩子操遂遷漢鼎寵王守澄川合殺以  
 亡唐唐書宦者傳玄宗增宦者衣朱紫千餘人稱  
 旨者輒拜三品肅伐庸弱倚為扞衛李輔國以尚  
 父顯程元振以援立奮魚朝恩以軍容重其後陳  
 弘志劉克明弑憲敬而穆文之立皆王守澄專之  
 又宗欲誅宦者不克遂以憂歿武宣懿僖皆宦者  
 所立僖宗童蒙政事一委田令孜令孜畏藩鎮之  
 誅劫帝奔竄極於天祐凶悞  
 參會黨類殲滅而王室亡矣

左傳附錄六月丙戌鄭災終士文○楚公子棄疾

如晉報韓子也杜報前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

從鄭伯以勞諸柎辭不敢見去声下同百桓十同不敢當國君之勞柎鄭地固請

見之見如見王見鄭伯如見楚王以其乘馬八匹

私面私見見子皮如上卿如見以馬六匹見子產

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降殺禁芻牧採樵

林禁止芻牧牛羊不犯不入田田種不樵樹不采芻不

伐嘉樹為樵不去声不抽屋去声不強句誓曰有犯命者君

子廢小人降杜君子則廢黜不得居位小舍不為

暴主不恩杜恩患也極其所舍止不為往來如

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杜三卿罕虎公孫僑

楚王以其前年如韓宣子之適楚也楚致女楚人弗逆公

子棄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

辟邪也杜詩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杜詩

衷正也杜詩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言當使人從

楚人角弓篇言書曰聖作則杜逸書無寧以善人為則而則

人之辟乎無寧寧也言寧以善人匹夫為善民猶

則之况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乃使人出境迎棄

秋九月大雩

左傳秋九月大雩旱也



楚遠罷帥師伐吳

左傳徐儀楚聘于楚杜儀楚徐大夫楚子執之逃歸懼其

叛也使遠洩伐徐杜遠洩楚大夫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

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乾谿在楚東境吳人敗其

師于房鍾房鍾吳地獲宮廐尹棄疾林闢華鮑之父子非公子棄疾也

蕩歸罪於遠洩而殺之杜不以敗告故不書

冬叔弓如楚

左傳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杜弔為吳所敗

齊侯伐北燕

左傳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杜告盟主士有相

王歆逆諸河禮也杜士句即士文伯晉大夫相為介也得逆來者之禮晉侯

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杜簡公比燕伯三年

出奔晏子曰不入杜言比燕簡公不得入國燕有君矣民不貳

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杜為明年

暨齊平傳

兩景王七年晉平二十三年齊景十三衛襄九年蔡靈八年鄭簡三十一曹武二十陳哀三十四

杞平公郁釐元年宋平四十一秦哀二楚靈六吳夷昧九

春王正月暨齊平杜暨與也平不書必開天下之大故而後書是故昭定而下春秋多

春秋五傳 七年

卷之十三 昭公七年

七十三

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暨

外求

平於我不得已  
而與之平日暨

罪齊書伐衛遂伐晉同閭齊襲莒暨齊平盟于鹹  
次于伍氏皆特筆也夫子曰齊景公有馬子駟死  
之日民無得而稱焉蓋不子齊也

左傳七月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

齊伐燕  
燕人賂之

反從求平如晏子言癸巳齊侯次于無號燕人行成曰敝

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敝器瑤  
縶之氏

公孫皙曰受服而退侯蒙而動可也齊大夫  
燕人已服

姑受而退俟燕蒙隙而後再動其亦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濡水  
出高陽

縣東北至河間鄭縣人易水燕人歸燕姬嫁女  
與齊侯賂以瑤玉

續瑤玉瑤玉也橈也瑤耳玉爵也不克而還

困不克納  
簡公而歸

胡傳我所飲曰及不得已曰暨當是時昭公結婚  
強吳外附荆楚其與齊平無汲汲之意乃齊

求於魯而許之平也故曰暨至定公八年魯再伐  
齊結大國之怨見復必矣其與齊平非不得已乃

魯求于齊而欲其平也故曰及平若聖人之所貴  
然或以時賂而結平或以臣下而擅平或以附夷

似而得平或以侵犯大國而急于  
平則皆罪也及其事而輕重見矣

左傳附錄楚子之為令尹也靈王為  
令尹時為王旌以田

析羽為旌五王斷靈  
王之旌辛尹無字斷之一國兩君

其誰堪之及即位為葦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

字之闕大焉手尹之刑人守門  
者亡人葦華宮無字執之有司弗

與王有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也

無字也王將飲酒遇其無字辭曰天子經略經

謁告也天下略有四諸侯正封有定分古之制也封略之

內天子略內何非君去食土之毛食其土地誰非

君臣諸侯之絕名故詩曰曾天之下莫非王土率

土之濱山篇濱涯也天有十日玉癸

有十等至臺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

公為臣也下皆同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

阜臣理庶事也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臣臺臺

謂人之十等也養馬曰圉馬有圉牛有牧養牛曰牧以待

百事音汝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此如

將安所執其荒大也闕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闕荒大有逃

逃亡之臣其眾以執之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文王作

僕區之法僕區刑書名僕隱也區匿曰盜所隱器

隱匿盜所得器與盜同罪其罪與所以封汝也能行善法

汝水北至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

陪臺也王事毋乃闕乎林臣僕逃亡而縱舍之則

將相帥而皆逃亡是無陪

臺之臣也國家之事  
無乃有所廢闕乎  
昔武王數紂之辜以告諸侯

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杜）萃集也言天下逆

歸之如魚集于深淵（音）故夫致死焉（杜）故人人皆君王

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

之（周文）盜有所在矣（杜）言王王曰取而臣以往（言）

汝之闕盜有寵未可得也（杜）盜有寵靈王戲言若

則我為君而有權寵未可得（杜）救之而取也（杜）為葬靈王張本無字

三月公如楚

至傳楚子成意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杜）官室始

落臺在今華容城內大宰邊啓疆曰臣能得魯侯邊啓疆來

召公辭曰（啓）疆昔先君成公（謂魯）命我先大夫

嬰齊曰（嬰齊楚令）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

臨楚國（林）成二年魯使公衡為曾於鎮撫其社稷

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蜀盟在）奉承以來弗

敢失墮而致諸宗祧（杜）言奉成公此語日我先君

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音）言往日我先君共王引

累月冀得魯君來朝（杜）楚居傳序相授於今四王

矣嘉惠未至（然）我先王以次序相傳授於今四王

及靈也唯襄公之辱臨我喪杜襄公二十八年如楚臨康王喪孤與

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况能懷思君德

其時我楚君臣以君喪故中心傷悼失所圖謀尚不暇念及楚之社稷而况能思魯君之德乎皇暇也

今君若步五趾辱見寡君趾足也龍靈楚國以信

蜀之役林以恩寵威靈惠及楚國且示于蜀之言有信致君之嘉惠是寡

君既受賜矣何蜀之敢望杜不敢望如蜀之使公衡為質也其先

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雖先君之靈猶嘉美而寵賴之不特寡君

受其賜也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問魯見代之期寡君將承

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賜杜請問也以問成公所賜何不踐言

公將往夢襄公祖祖祭道神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

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曾祖君其不行子

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杜

君謂襄公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杜之去也三

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杜鄭城門垂僖子為介不

能相儀去声杜僖子仲孫纓也及楚不能答郊勞至楚不能輔相禮儀

郊勞僖子又不能答也杜為下僖子病不能相禮張本

叔孫舍如齊涖盟舍左穀作媯後同杜無傳公將遠適楚故叔孫如齊尋舊好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叔孫媯如齊涖盟

穀梁莅位也丙之前定之辭謂

之在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

左傳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

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受其凶惡衛太魯小公

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杜衛地豕韋也魯地豕韋也日食於豕韋

之末及降婁之姑乃息故禍在衛大在魯小也周四月今二月故日在降婁

於是有災魯曾受之災發於衛而魯受其餘禍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

卿林其衛君實當此答魯將上卿當之杜八月衛侯卒十一月季孫宿卒公曰詩所

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感日食而問詩對曰不善

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

林言所謂不臧者不善政之所感召也國無善政不能信用善人則自取譴謫于天而有日月薄蝕

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杜擇賢人二

曰因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三曰從時順四時之所務

左傳附錄晉人來治杞田襄公二十九年女叔侯來治杞田不盡歸也今

公適楚晉人恨之季孫將以成與之成孟氏邑本杞日也謝

息為孟孫守不可杜謝息備子家臣為僖子守成邑不肯以成與之曰人

有言曰雖有挈鉞之知守不假器禮也杜鉞汲水器也言携

鉞以汲者之小智識為人守此汲器猶如不以借人

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杜言季孫亦將疑我不忠季孫

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言晉罪君往楚故復來治杞田又不聽晉

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不如

與之間。晉而取諸杞。候晉問隙可復伐杞取之。吾與于桃。言今我以桃邑

與汝孟孫。魯國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林

木縣東南有桃虛。日伐杞而復得。誰敢取之。必復歸之。孟氏是孟氏得桃。并成爲二也。魯無憂而孟

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杜謝息又辭以桃邑無山。與之萊

柞。杜萊柞二山名。乃遷于桃。謝息遷也。晉人爲杞取成。不書非公命。

○楚子享公于新臺。章華臺也。使長鬣者相。鬣髮也。欲先奪魯侯

好以大屈。杜大屈弓名。以爲宴好之賜。晉二良金可以爲劍。出大屈也。既而悔

之。還啓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杜昭公以所賜告之。拜賀公曰

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

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隣慎守寶矣。言齊晉越將伐魯而取弓。謹預

爲備庶幾方保此寶。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杜傳言楚靈不信所以不終

○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林逆迎也。客謂

子私焉。私語。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晉所

望祀山川皆走往祈禱矣。有加而無瘳。困病勢有加增無瘳減。今夢黃熊

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

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羽山在東海。祝其縣西南熊獸名亦

作能三足鼈也。解者云獸非入水之物。故知其神爲鼈也。按說文及字林皆云能熊屬。足似鹿。

靈王楚。靈王楚。靈王楚。

靈王楚。靈王楚。靈王楚。

靈王楚。靈王楚。靈王楚。

靈王楚。靈王楚。靈王楚。

靈王楚。靈王楚。靈王楚。

靈王楚。靈王楚。靈王楚。

靈王楚。靈王楚。靈王楚。

靈王楚。靈王楚。靈王楚。

靈王楚。靈王楚。靈王楚。

靈王楚。靈王楚。靈王楚。

靈王楚。靈王楚。靈王楚。

靈王楚。靈王楚。靈王楚。

察清濁為聰也。承上金石句。蔡審也。清濁官羽。

也。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匏居臺名。

高不過望國氛。高可以望國家。稷祥之氣。氛侵。

氣。六不過容宴豆。大可以容宴。飲籩豆之陳。

木不妨守備。材木不妨城。郭守備之材。用不

煩官府。財用不費。庫藏之積。民不廢時務。

不尊。農時。官不易朝常。不勞。徵發。問誰宴

焉。則宋公鄭伯。二國事楚。致遠人矣。問誰

相禮。則華元驪騮。二卿相禮聽。德言矣。相相。

導也。華元。宋卿。華。衛事之子。右。師元也。驪。鄭穆公之子。子元也。

問誰贊乎。則陳侯蔡侯許男頓

子其大夫侍之。大夫各侍其君。以贊事。先

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

侯。君服。寵矣。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

焉。勞。財用盡焉。費。年穀敗焉。廢。民。

時。百官煩焉。易官。朝常。舉國留之。工。

衆留。治也。數年乃成。役之。願得諸侯。

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日拒。

春秋左傳七年

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鯀禹父夏。

家郊祭之殷。周二代因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杜周。衰晉。

為盟主。故得佐。天子祀羣神。韓子祀夏郊。祀。晉侯有間。間差也。賜。

子產莒之三方鼎。方鼎莒。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所貢也。

韓宣子。困。豐施鄭公孫段之子。二年晉以州田。賜段今段卒。故子產歸之於晉。曰。曰

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

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

私致諸子。此年正月。公孫段卒。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

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困。言其父析木而為薪。其子不能皆負。有荷以。

歸其家。荷。擔也。以微薄。喻貴重。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况

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

疆場之言。敝邑獲戾。音亦。困。恐後代宣子者。將以鄭取晉邑罪鄭。而豐氏

受其大討。困。豐施之家。據有此邑。必受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

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傳言子產。貞而不諛。宣子受

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為初言。初言謂與趙文。

子爭。州田。病有之。困。以有州田。為已病。以易原縣於樂大心。困。樂大心。

宋大夫原晉邑。以賜樂大心者。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

則皆走不知所往。困。伯有良霄也。襄三十年。鄭人殺伯有。至是能為厲。以相驚言。

卷之三十三昭公七年

八十



不能致遠而後使木宰啓疆請於魯

侯啓疆楚卿遠子也魯侯昭公也懼之以蜀之

殺蜀魯地魯宣公使求好於楚楚莊工卒宜公薨不克作好

至成公即位受盟于晉楚子怒使公子嬰齊帥師侵魯至蜀魯

人懼使孫而僅得以來算不

遠與上未鄭陳蔡許類之君皆來相反使富都那

賢富都貌豐而容和也那美也豎未冠者也言取

美好不而使長鬣之士相焉長尚德也

美須臾也無德言可聽與上華元駢駟諸大夫相反臣不

知其美也夫美也石上下外內

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

子曰觀則美目觀為美德則否也縮於財

用則匱縮取也是聚民利以自封

而瘠民也胡美之為封厚也胡何也利已

害人何肯抗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

民實瘠矣君安得肥安得獨肥祇以自害

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上声無聽

德之聰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無安

春秋昭公七年

其鬼至皆鑄刑書之歲二月在前或夢伯有介而

行杜介曰此曰字以下至又將甲也壬子余將殺帶也

杜駟帶助子皙殺伯有壬子六年三月三日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

杜公孫段豐氏黨壬寅此年正月二十八日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

齊燕平之月此年正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

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杜公孫洩子孔之子

襄十九年鄭殺子孔良止伯有之子立此二人子為大夫以安子孔伯有之鬼伯有之妖乃息

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林言鬼有宗廟則得其所歸乃不為惡厲以驚害於民我立良止為伯有後使有宗廟以

奉其祭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杜子孔不為厲子問何為并立洩子

產曰說也言併立洩所以解說於民也為身無義而圖說杜言為伯

有無義以妖鬼故立之恐以鬼神感民故并立洩使若以大義存誅絕之後者以解說民心也從

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杜言柄政者有所反于正道以立誅絕之後如公孫

洩之類所以不媚不信杜民說而後信之民不信求媚于民也苟不說不信之招也

民不從也杜民信而後從服民及子產適晉趙景

子問焉景子晉中軍佐趙成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

人生始化曰魄杜魄形也人之生也始化為形既形之靈者曰魄此有生之初也

生魄體魄既生陽曰魂杜魄屬陰主靜至靜生動其中自有陽氣氣之神者曰魂此既

既生

昭公七年

八十一

民之樂騷愁也。而遠者距違。無離畔也。通境內。

遠之明遠。天子之貴也。龍之大隣國也。

天唯其以公侯為官正。為官正以輔之。

而以伯子男為師旅。師師旅以衛之。

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于遠近。

而小大安之也。若斂民利以成

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

有遠心。蒿也。遠心。離也。其為惡也甚

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為臺榭

也。有室曰臺。無室曰榭。不過譁軍實。

禦亂講習也。臺不過望氛祥。為軍實戎士也。

借災凶氣為故榭。度于大卒之

居。大卒王士卒也。度足。以居王士卒則已。臺度于

臨觀之高。度足以瞻望。其所不蔽則已。

奪穡地。所築臺榭之處也。穡稼穡之地。其為不

匱財用。為作其事不煩官業。

也。其日不廢時務。以農隙也。瘡穢之

地。于是乎為之。所以不奪稼地。城守之

生之用物精多則魂魄強。若居高位備物之享厚。取物之精多則魂魄強。

困養移體故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困精者。居移氣故魂強。

著爽者神之未融。是以積精。匹夫匹婦彊死其魂。上吉。下曰。

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假使匹夫匹婦之賤。

無病而死。魂魄不散。猶或能馮依於人身。為厲見以害人。況良霄我先君穆公

之胃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

穆公生公子棄疾。字子良。生公孫輒。字子耳。子耳生良霄。字伯有。困棄疾。輒良霄三世執鄭政。

鄭雖無腴。抑諺曰。葛爾國。厚抑俗亦曰小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世執

政其用物以養不為不大。其族又大。所馮厚矣。其族又盛大。伯有魂魄所馮。依不為不重厚矣。

而彊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子皮之族飲酒無度。子皮罕虎。產之博敏。

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馬師氏公孫。鉏之子罕朔也。

齊師還自燕之月。此年與子皮同族。襄三十年馬師頡出奔。公孫鉏代為之。

二罕朔殺罕魍。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

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乃晉君羈族之

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

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

者降位一等。則降多。古之制也。朔

則降多。古之制也。朔

未於是乎用之。城守之餘然後行之所以不置

財官寮之暇于是乎臨之。所以不煩

業四時之隙于是乎成之。所以不廢

時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管

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

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鹿鹿攸

伏夫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臺

以望氛祥而備災害榭所以講軍實而禦寇亂皆所以利民也

不知其以置之也。知問也若君謂

此臺美而為之正。以為得事之正楚其

殆矣。殆危也

晉語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

簡公僖公之子嘉也成子子產之諡鄭穆公之孫子國之子

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贊導

也客問君疾對曰寡君之疾久

矣上下神祇無不徧諭也。諭謂祭祀

告謝而無除。無除不也今夢黃能

入於寢門。夢公夢也不知人殺

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大夫位馬師職獲戾而逃

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

子為子產之敝也使從嬖大夫。嬖大夫下大夫也罕朔本亞大夫

今從下大夫但降一等不以罪降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惡元年大夫盟于號

左傳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

事晉為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杜賊人孫林父

其地戚也。杜謂襄二十六年晉疆戚田取懿氏邑六十以與林父故諸侯貳詩曰

鷓鴣在原兄弟急難。杜詩小雅常棣篇鷓鴣雝雝水鳥也飛則怨行則搖首尾

相應以喻兄弟五相救於急難不能目逸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杜

畏懷思也言死喪之禍他人所畏惡惟兄弟為相恤耳兄弟之不睦於是乎

不弔。不相弔恤况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

嗣新君也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

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傳言戚田所出還衛衛齊惡

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簡公王卿士也且

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

上帝。陟登也恪敬也帝天也叔父謂襄公命如今之哀榮余敢忘高圍亞圍

諸侯亦受殷王追命者。杜二圍周之先也為殷

乎抑厲鬼耶人殺謂主殺人子厲鬼惡鬼也

產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

厲之有大政美大之政僑聞之僑子產名昔

者繇違帝命殛之於羽山帝堯也殛

放而殺化為黃龍以入於羽淵

羽山之淵繇既死而神化也實為夏郊禹有天下

而郊三代舉之舉謂不廢其祀夫鬼神

之所及吉凶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

同位紹繼也殷周記之是也是故天子祀

上帝上帝天也公侯祀百辟以死勤事功施

於民自卿以下不過其族族親也

今周室少卑晉貫繼之謂為盟主統諸

也其或者未舉夏郊邪宣子以

告祀夏郊為周祀也董伯為戶董伯晉大

夫神不歆非類則董伯其姓姓乎尸主也五日公見

子產祭後五日平公賜之莒鼎有瘳故見之

莒鼎出於莒也傳曰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方鼎鼎方上也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春秋左傳七年

九月公至自楚

左傳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去声能相儀

答郊勞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乃求其禮而習學焉苟有能禮

之人則從及其將死也二十四年孟僖子卒傳終言之召其大夫

曰杜僖子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如木之有幹

人無禮無以立其身木無幹無以立其枝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子卒

時孔丘年三十四聖人之後也聖人成湯之後裔也而滅於宋子六

代祖孔父嘉為宋督所殺其子奔魯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

于厲公之兄何適嗣當立以讓厲公及正考父

林弗父何之曾孫孔父嘉之父也佐戴武宣輔佐戴公武宣公三君三命茲

益共位愈高心愈恭故其鼎銘云鼎其銘文有

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初命為士而其容僂再命為大

夫而其容偃三命為卿而其容俯蓋僂偃俯皆是低頭也俯恭於偃偃恭於僂所謂茲益恭也循

牆而走遜避之甚亦莫余敢侮其恭如是而人亦不敢侮慢之

於是驚於是以餽余口將此餽幣以餽余之口言

其至儉孫炎云餽幣其共也如是考父之謙

者臧孫紇有言曰紇武仲也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

其後必有達人類而不得居大位則其後嗣必有

春秋左傳七年

穀梁鄉曰衛齊惡在元今日衛

侯惡此何為君臣同名也君子

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親

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不奪人名

謂親之所名與君同名臣雖欲改君不當聽也君所以不聽臣

易名者使之重父命也如父受命名于王父王父卒則聽王父

之命名之也

造於至道之人者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得以清獨必屬

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杜說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子夫子

謂仲尼言彼大夫必以我之二子付託於孔子使師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

杜知禮則位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

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詩小雅鹿鳴篇孟

僖子可則效已矣杜孟僖子能補過合此詩則效之義

左傳附錄單獻公棄親用羈杜獻公周卿士單靖公之子頃公之孫羈

寄容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杜襄

公頃公之父成公獻公弟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左傳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環曰杜伯環士文伯吾

所問口食從矣可常乎杜衛侯武子皆卒故林言我此年四月所問口食災

禍皆如子之言矣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林四時日月星辰各

異其民心不壹杜政事序不類杜有官職不則杜

官居職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

憔悴事國杜詩小雅北山篇林燕燕安閑貌言同為王臣或安閑而逸于居息或憔悴以

勞于王事憔悴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

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

何謂辰

困言所謂辰有北辰大辰之殊其義莫同何者爲此之辰子詳以告寡人

對曰

日月之會是謂辰

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

故以配日

以子丑

配甲乙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左傳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

困姜氏宜姜也

嬖人媯始生

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

困成子衛卿孔達之孫烝鉏也元孟

縶弟夢時

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

困羈烝鉏子苟史朝

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

之會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

困協同也

韓宣子爲政聘于諸侯之歲

在二

媯始生子名之

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也

跛

孔成子以周易筮之

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

困告著之辭也困尚庶幾也言元庶幾享有衛

國能主衛之社稷否

遇屯

震下坎上屯

又曰余尚立縶尚克

嘉之

困亦告著之辭也困嘉善也言或立縶庶幾能善於元否

遇屯三三之比

三三三三坤下坎上比

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

疑焉

周易曰屯元亨

成子曰非長之謂乎

困言屯之元亨謂年長非謂名

元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

命之卽爲長矣

孟非人也將

不列於宗不可謂長

困縶足跛非全人不可立爲宗主

且其繇曰

利建侯

困繇卦辭

嗣吉何建建非嗣也

杜言嗣子有常位便無所卜又

無所建今以位不定小嗣得吉則當從吉而建之也

二卦皆云

困謂再得屯卦皆有建侯

文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

所用也弗從何為

困襲重也書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此武王

辭弱足者居

跛則偏弱居其家不能行

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

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

孟跛利居元吉利建

故孔成子立靈公

靈公元也

十二月癸亥葬

衛襄公

八年

丁景王十一年

八年

晉平二十四齊景十四衛靈公元元年蔡靈九鄭簡三十二曹武二十一

陳哀三十五卒杞平二宋平四十二秦孝三楚靈七吳夷昧十

左傳附錄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

林晉魏邑之榆地有石忽作人

言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

問石何以能言對曰石不

能言或馮焉

謂有鬼神馮依於石與言

不然民聽濫也

是石未嘗言也之失妄以爲能言也

抑臣又聞之

抑疑曰作事不

時怨讟動于民

興土木之事以妨害民時動下民之怨謗

則有非言之

物而言

困乖氣致異故有不

今宮室果侈民力彫

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

性命也非時役民宗太室致使民力彫傷竭盡怨

謗之言並作于下民莫保其性命

石言不亦宜乎

乖氣所感宜於有石言之異於

是晉侯方築虎祈之宮。（廷虎祈地名在終西四十里臨汾水）叔向曰

子野之言君子哉。（子野帥曠字）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

怨遠于其身。（故無怨咎及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

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詩小雅而無正篇第五篇也言不能言者非不從舌出也以僭差而無証驗道以自惡其躬故哀之）

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杜智嘉也言彼能言者巧好其言如水之流以誠信而有証驗使其身處安逸之地故可嘉師曠此言緣問流轉終歸于諫故以此巧言如流也當時詩義如此與今說詩者小異）是宮也。

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言曠預知之矣為十年卒傳）

晉侯彪卒傳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似師。

穀梁鄉曰陳公子招。（在元年）今曰

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

以惡招也。（去聲。盡其親謂既稱公子又稱弟招先君之公）

子今君之母弟矣。兩下相殺不志乎春

秋。（臣下相殺不忘）此其志何也。世子云

者唯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

焉。志之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

春秋五傳八年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偃以首惡從殺例故稱弟又稱世子）

左傳陳哀公元年。鄭姬生悼太子偃師。（元妃嫡夫人也）

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

司徒招與公子過。（招及過皆哀公弟也）哀公有廢疾。三月甲

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

胡傳。此公子招恃以弟擗者。著招。憑寵。稔惡。而陳之。卿親則介弟尊。則叔父號。令廢立自己。而出。莫敢于之者。也不能援立。嫡家安靖。國家而逢君之惡。戕賊。偃師。以致大寇。宗社覆沒。罪固大矣。陳侯信愛其弟。何以爲失親親乎。尊賢者親親之本。不

卒傳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偃以首惡從殺例故稱弟又稱世子）

左傳陳哀公元年。鄭姬生悼太子偃師。（元妃嫡夫人也）

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

司徒招與公子過。（招及過皆哀公弟也）哀公有廢疾。三月甲

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

胡傳。此公子招恃以弟擗者。著招。憑寵。稔惡。而陳之。卿親則介弟尊。則叔父號。令廢立自己。而出。莫

敢于之者。也不能援立。嫡家安靖。國家而逢君之惡。戕賊。偃師。以致大寇。宗社覆沒。罪固大矣。陳侯

信愛其弟。何以爲失親親乎。尊賢者親親之本。不

春秋五傳八年

八十八



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

殺之惡也○去声。惡招也。

能擇親之賢者厚加尊寵以表儀公族而徇其師愛施於不令之人以至亡國敗反豈不失親親之道乎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交敗之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杜襄二十七年大夫盟于宋哀公卒是年滅陳十三年

楚平王復封陳惠公吳立

左傳夏四月辛亥哀公縊

杜憂志目絞經書辛丑從起

叔弓如晉

左傳叔弓如晉賀虎所也

賀宮成也游吉相鄭伯以如

晉亦賀虎所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矣其相蒙也

林言鄭伯來賀晉乃相欺蔽之甚也可弔也而又賀之林窮士水與怨後是可弔

也何可賀也子大叔曰若可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

實賀言諸侯畏晉非獨鄭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

杜稱行人明非行人罪也范于姓徵師名

穀梁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

左傳于徵師赴于楚

于徵師陳大夫

且告有立君公子勝

稱行人怨接於上也

愬之于楚

杜以招過殺偃師告愬也

楚人執而殺之殺于徵師公子

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

也林言招有專殺之罪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罪不在

行人也疑為招赴楚當同罪故重發之

陳公子留出奔鄭

杜留為招所立未成君而出奔

秋蒐于紅。

公羊蒐者何。簡車徒也。徒衆也。何。

以書蓋以罕書也。說在桓六年。

穀梁正也。常事不書而此書者以後比年大蒐失禮。

因此以見。因蒐狩以習用武事。正故曰正。

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蘭香。

防為田之。置旃以為轅門。旃。

屬通帛曰旃。轅門。以爲繫。實也。轅也。繫門中某。

以為繫。恐木柱傷馬足故以葛。

之。流旁握御擊者不得入。流。

也。流旁握謂兩車轆頭各去門邊空握握四寸也。擊挂則不得。

入門。擊本或作擊。車軌塵。塵。

出轍。馬候蹄。發足相應。進。

也。旅。擄取衆。御者不失其馳。不。

之。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

從奔之道也。猶戰不逐。而傷不。

獻。嫌誅。不成禽不獻。惡虐幼。

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三昭公八年

秋蒐于紅。杜紅魯地。林書蒐始此蒐狩不書必違禮。而後書於是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

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蒐于紅地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皆三家之師也自是以屢蒐。

三家所以耀武焉爾是故桓莊之狩必言公昭定之蒐不言公矣。

左傳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大。

蒐數軍實簡車馬也根牟魯東界商宋地魯西竟接宋衛也言千乘明大蒐且見魯衆之大數也。

胡傳蒐春事也秋興之則違天時有常所矣其于臣下則悖人理此亦直書其事不待駁絕而自見。

首也凡亂臣之欲竊國命必先為非禮以動民而後上及於君父昭公至是民食於他。不恤其所昧於殺霜之戒甚矣。

左傳附錄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公孫。子旗欲治其。

室。杜子旗變施也欲。丁丑殺梁嬰。梁嬰子。八月庚。

戌逐子成子工子車。杜三子齊大夫子尾之屬子成頃公子固也子工成之弟。

鑄也子車頃。皆來奔。不書。而立子良氏之宰。固子。

公之孫捷也。非卿。尾之子高疆也子。其臣曰。孺子長矣。固孺。

旗為子良立宰。子。而相吾室欲兼我也。固兼。授甲將攻之陳桓子。

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林陳桓子亦授甲於其家之徒衆將助子尾氏。

以攻。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

告於道。杜子旗不信或人之言則數人接續來告子旗將往子尾氏之家又數人接續來告。

子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開子。而還游服而。

路。子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開子。而還游服而。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三昭公八年

九十

衆以習射于射宮。取三十以共乾豆賓客之

也。共音恭。射而中，田不得禽。

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

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

勇力也。射以不爭爲仁，揖讓爲義。

逆之。困去戎備著常游請命。困子旗問對曰：聞疆

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困疆氏即高疆子，良也。子謂子旗曰：弗聞。

子盍亦授甲，無字請從。困桓子詐謂子旗子何不亦授甲我請從子攻疆氏

子旗曰：子胡然。困無字，桓子名。胡何也。彼孺子也，吾誨之，猶

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困謂務之立率其若先人何。困先

子尾子雅元世相好，今若相攻，何以見其先人？子盍謂之。困使之無攻我。周書曰：

惠不惠，茂不茂。困周書康誥也，言當施惠於不惠者，勸勉於不勉者，茂勉也。康

叔所以服弘大也。困服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困

公靈公欒氏所事之，君言其降福於子。吾猶有望。望子旗，惠及已。遂和之，如

初。困和欒高二家。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困與招共殺偃，師書名罪之。

左傳：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困言招所以不死而

得。

大雩。困無傳不旱，而秋雩過也。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

孔奐。奐，公作瑗。困不稱將帥，不以告壬午月十八日，復稱公子兄已卒。孔奐招之黨，楚殺之。

左傳：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困孫吳悼太子

偃師之，子惠公。宋戴惡會之。困戴惡，宋大夫。冬十一月壬午，滅陳。

春秋左傳八年

卷之十三 昭公八年

九十一

晉語平公說新聲

新聲衛靈公將如晉舍於

濮水之上聞琴聲焉甚哀使師涓以琴寫之至晉為平公鼓之

師曠撫其手而止之曰止此亡國之音也昔師延為紂作靡靡

之樂後而自沈於濮水之中師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乎

曠曰公室其將卑乎

師曠晉主樂太師子

野君之明兆于衰矣也兆形夫樂也

以開山川之風開通也八音所以通八風以

耀德于廣遠也耀明也作樂所以明明德風

德以廣之風宣人君明德以廣施於四方風山

川以遠之開通山川物類以遠布于天下風物

以聽之及至風化動植之物莫不傾聽脩詩以

詠之脩禮以節之然後脩詩禮以詠節之

夫德廣遠而有時節作之有時動之有節

是以遠服而邇不遷

杜壬午十月十八日傳言十一月誤

與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杜與衆也

袁克陳嬖人之貴者欲以非禮厚葬袁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林袁克請置馬

玉不既又請私林袁克既置馬玉又請私盡君臣之恩私於幄加經

於顛而逃杜幄帳也經冒也使穿封戌為陳公杜

楚大夫楚滅陳為曰城麋之役不諂杜城麋之役在襄二十六年

年成與靈王爭皇頡抽戈侍飲酒於王成侍靈王逐靈王故靈王稱其不諂

曰城麋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僻寡人乎杜音避

此謂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杜息

寧也林答言設若當時預知靈王篡位為君我必為郊教盡臣禮致死殺君以息楚國之禍

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

對曰陳顛頊之族也陳祀舜舜出於顛頊歲在鶉火是以卒

滅陳將如之林歲星也鶉火南方柳星五位得歲星而火益盛火盛則水滅顛頊氏

以水德王故以此年滅也陳顛頊之族故其滅亡亦當歲在鶉火之次

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申杜箕斗之間有天漢故曰析木之津

復出而更興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林齊之陳

仲之後物莫能兩盛故敬仲之後興而後陳終亡也

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幕至瞽瞍間無違天命廢絕者

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杜寘也遂舜後蓋殷之興存舜之後而封於遂言出舜有明德以置之也

侯次五專八年

昭公八年

九十一

日自王城  
日自王城  
日自王城

葬陳哀公。

穀梁不與楚滅閔公也。滅國不葬此書

葬者惡楚以無道滅陳故明哀公書葬以存之

春秋五傳卷之十三終

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胡公滿

遂之後也事周武王賜姓曰媯而封諸陳使奉舜祀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

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自舜至今未及百世之數繼陳以守舜之祀

者必將在齊之陳氏其兆既存矣。言陳氏興盛於齊形兆已見矣

葬陳哀公。杜陵人袁克葬之曾往會故書

真如三

